

陸

子

學

譜

陸子學譜卷之三

平越王士俊校

讀書

世言先生不教人讀書者。妄也。先生深於經。熱於史。沉浸於唐及北宋大家之文。讀其雜著。講義。程文。經史貫穿。讀其書序論記銘誄諸篇。精於文律者。未能或之先也。非讀書。何以致是。朱子謂子靜若不讀書。安能作衆人之師。先生亦自謂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但比他人讀來差別耳。昔大程子責謝上蔡讀史爲玩物喪志。及自己讀史。又迂行看過一字不差。先生之意。正猶是也。今錄其教人讀書之

法爲學者退息之居學焉。

先生作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遑程文云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偕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歷績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析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法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學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遑。固其所也。

先生答邵中孚書云。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即有未通。

曉。處。姑。缺。之。無。害。且。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
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煖。然。冰。釋。者。
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皆。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
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
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
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臯。陶。益。稷。大。禹。謨。太。甲。
說。命。旅。焚。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
請。當。面。盡。未。問。千。萬。勉。旃。以。辛。賢。業。

先生與朱濟道書云某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
事節易曉者優游諷誦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
說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矣縱有未解固當候之不
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其實與私識揣度者天淵不

足喻其遠也不在多言勉旃是望

先生有策問論讀書云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
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
稚不過使之習字畫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
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
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
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爲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
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
者又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
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
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辨若此等類今之爲

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敎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間。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不然，則是父詔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羣居相與從事者，皆為妄為，偽相驅入於吾獲陷，穿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先生嘗謂李伯敏云：某舊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着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

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云。臧。與。穀。共。牧。羊。而。俱。亡。
其。羊。問。臧。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策。讀。書。其。爲。亡。
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
幸。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幸。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
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擔。只。此。
便。是。格。物。伯。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
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卒。之。方。寸。
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
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
放。過。不。必。太。滯。

伯敏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洪水文。
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

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處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
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詹阜民錄先生語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
過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為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
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
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鄉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
先生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然有事在

先生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
毋耻不知子亦見今之讀書談經者乎歷數數百家之旨而
以已見終之開闢反復自謂究竟精微然試掘其實固未之
得也則何益哉

周廉夫錄先生語云後生看經書須看看注疏及先儒解釋

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同。名。
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亦。須。自。家。有。證。諸。庶。民。而。不。據。
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又。云。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于。紙。玩。味。不。可。草。草。所。
謂。優。而。柔。之。厭。而。飲。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為政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儒。術。非。迂。疎。而。寡。效。也。陸。子。之。學。
未。及。大。行。於。天。下。其。致。君。之。忠。止。見。於。輪。對。五。制。其。察。吏。
安。民。之。道。止。見。於。與。蘇。宰。趙。守。諸。書。其。出。身。而。加。民。者。則。
荆。門。之。政。過。化。存。神。期。月。間。政。修。事。治。吏。畏。民。懷。訟。獄。衰。
息。周。益。公。所。謂。躬。行。之。效。者。也。假。使。南。宋。能。竟。其。用。則。孔。
子。之。為。東。周。孟。子。之。安。天。下。夫。豈。遠。哉。今。錄。其。議。論。設。施。

關於政治者爲學者示之則焉。

先生爲勅局剛定官輪對劄子其一云臣讀典謨大訓見君臣之部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證爲尚書右丞或以證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逸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貴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

版圖未歸。警耻未復。生聚教訓之費。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雍。千。千。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賜。昨。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也。取。進。止。其。第。二。劄。子。云。臣。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歎。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漢。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事。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
運。陛下此志不遠。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愈邁。而駸駸然
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鯨校技
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
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其第三劄子云。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
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管仲嘗三戰三北。三
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
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
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
卒之中。齊戒設臺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
見。而必使孫仲謀越諸老将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僅

蹇爲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爲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其第四劄子云。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趨向。不待悠久。此則所謂立致者。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廢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

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常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悵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遠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

陸子學詩
有朋心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為陛下誦之
取進止

其第五劄子云臣聞人主不親細故故皋陶夔敷致叢脞之
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
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
尹以成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故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
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今天下未墮靡吝之務往往皆上
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
苟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
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
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聖
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惡使

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首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遠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右先生五劄首論君臣當捐形迹以開入告之路。次言人主當志於道。任大守重。不可因陋就簡。以忘其大有爲之志。三言人主當知人擇賢。不可信庸耳俗目。以爲聽言之本。四言爲治當以漸而不可驟。庶可馴至於三代之盛。五言人主不當親細故。深懲好詳之過。乃能遠求道之志。皆啓心沃心之大端也。人主必具此五者。然後可以論治。先

生初獲輪對。故先其大者。必大者見信。然後賓師食貨禮樂政刑之利勢。可次第數陳。惜乎止此一對。至次對將及。而忌者遽以監丞遷之。且王信之駁。即于祠祿。併不使容於朝廷之間。則天之無意於宋也。或疑先生五劄辭意簡淡。不如他人極言利弊。剴切詳明者。不知此五者若未能行。雖日陳萬言。何益之有。孟子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先生之學本於孟子。故入告之辭。得其體要如此。當時大小臣工。下逮諸生。皆得言事。每日通進司所上。不知章奏若干。動輒連篇累牘。或千言。或數千言。人主一日萬幾。覽之不能終卷矣。且入耳不煩。施於貴臣。猶爾。而至尊之前。辭煩不殺。豈知奏對之體者乎。附書所以庶於先生用意所在。發明百一以解世俗之

感焉。若范文正公、王文公、蘇文忠公，各有萬言之奏，則皆盡獻生平所學。上書之體，與尋常奏對不同。然亦不無類冗之弊。孔孟家法，必不爾也。至於外任治法，附錄先生與守令書及荆門政蹟於左。

先生與宋漕使若水書云：金谿爲邑，封壤褊隘，無柔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爲縻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烟稀少，民皆自食其力。長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寢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感。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紆急，兵罷不除，因以爲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爲橫歛，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之所從。

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爲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股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椎骨。歷髓。民不聊生。縱遇循吏。莫能善後。累有善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椿本末。以致析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爲也。况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托契門墻。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屨耳。郡縣積負。

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州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
睚眦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
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欲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
無補於縣官。獨足爲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
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鄰置。緣絕簿書。
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
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例。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格者。
不可悉數。郡縣月輪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
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
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
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爲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
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

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是問倉臺守
倅皆賢有所見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
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先生與趙節推書云。黃霸爲潁州守。鰥寡孤獨無以葬者。霸
爲區。曰。某有大木。可以爲棺。某平楮子。可以祭。吏徃。皆如
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旁。爲鳥所攫。肉。事每
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火葬
釋。問他陰伏。以相叅攷。後世儒者。以爲鈞距而鄙之。此在黃
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
末。不覩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
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
多。吏奸爲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爲勝負。獄訟之間。

雖有善士臨之亦未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究其實。豈
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鈎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
知。曲直倒置。奸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爲道耶。故愚儒之論
害道傷治。真實學者必當辨明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
見王吉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
吏卒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卒之所爲。箠楚之下。何
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情詞皆
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猶
以爲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獲其說。左證疑似。簿
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
法。謂之閃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爲二處。三人則隔爲三處。不
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共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

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遽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奸。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皋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責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責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功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問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爲重輕。足下尤宜謹之。又云。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爲吏所欺。爲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有

貪而辦公事且樂爲之爭爲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放其說必非其實然必爲實形欲爲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爲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絕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爲難純以事實行之爲尤難

先生與蘇軾書云某往時充員勅局淨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詳看其或書生貴遊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民蒙害每與同官恣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賜南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復昇之荆門。某竊惟爲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倘尚未罹擯斥。得共乃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爲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爲百姓條析。以復於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卽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託庇治下。每屏養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爲萬一之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戶屯田。將復賣之。上失朝廷之體。下爲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沒官絕戶田者。租課甚重。罄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爲奸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獲。秋冬

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則倚衆拒捍。其強梁奸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旣被召爲職事官。因以陳請。欲行責括。減其租課。以爲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爲說。蓋未爲善。失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一察責括。亦由莽矣。蓋佃沒官絕戶田者。或是吏胥一時紐止租課。或是農民逼互增租。刻佃。故有租重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至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爲建請者。特爲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爲加重。然佃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

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道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官田。皆有莊名。如某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爲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爲莊。以贖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課。使爲永業。今里中之老。猶有能言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沒久。又相與貿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著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逐時沒官絕戶田產。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

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戶租課之輸。適負絕少。郡縣供億所賴爲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槩行責括。亦已踈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沒官絕戶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動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教弊議者方建減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爲出賣之說。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因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有補於縣官之調度。亦終化爲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不亦踈乎。若復及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戶有資陪之債。若令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適

負郡縣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僅能自給。豈能辦錢以買此田。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冤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併彙植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併彙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卽冤茹痛相枕籍。爲溝中瘠。此何策也。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熾。其害益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奏。遂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適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絕相背違。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適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爭之。况今未有成命。豈可坐糜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奸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

如父母憂民如疾疢。今誠爲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隱之上府。列之計臺。丐聞於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爲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戶。以中農夫食七人爲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戶。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凜凜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所能忍視而不爲之計者。今方收穫春榆之時。誠得亟爲剗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遼緩之。以須後庚之命。使憂慮偪仄。轉爲歡心。悽悽惻惻。散爲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過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

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侍
愛念。敢布腹心。

又與蘇宰書云。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黃堂將大行寬
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爲國家培固根本。爲萬世不拔之基
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爲當世大賢。而史家
載之以爲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
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爲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
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
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
斯民所當遵而不遵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
之宜也。爲守宰者。固不可以托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
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必指簿書期會。

爲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爲膠柱之說。以自益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爲紊亂。爲長吏者難以稽考。吏胥與奸民爲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瑕。亦此所當深思精考。覈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奸。則奸民懼而弊事理。良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投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爲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丈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爲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儼駕於方策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爲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

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先生與楊守書云。遠違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謳歌。益用鄉德。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窳。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爲表裏。根盤節錯。爲民蠹賊。質之淳點。勢之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間劇勞逸。嘗吾之喜。慍以日月淹速。嘗吾之怠。憶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擢高貨厚黨。與附合。左右之人。初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竇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

素。諸。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愿。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折。之。際。彼。必。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然。而。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斯。之。速。則。文。珠。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而。適。以。生。其。奸。心。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嘗。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好。惡。失。所。長。善。良。失。所。恃。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爲。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賢。人。反。是。則。爲。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治。國。反。是。則。爲。亂。時。之。所。以。爲。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

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爲今之吏。亦豈遠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鈞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先生與黃監書云：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樊里亦立一

倉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爲莫若爲平糶一會。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糶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會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熟歲之後。無補於賑恤。平糶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推富民閉戶騰價之計。政使獨行。可爲長利。今以補社會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

先生任荆門。以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詣縣。必有揭示約束。接項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辨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候。其是非既明。乃從容贊歎。以養其狗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

亦論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豪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遠。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職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亦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

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
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遣奪掠者。即其人
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
務。多不檢覈。盜賊得藏匿其間。近邊尤以爲患。先生首申嚴
之。奸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遠集。檢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
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
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
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
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
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
間途淺津。陂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
自我出奇制勝。徵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

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糜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其城。憚於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議費。婚錢二十萬。至是僅費。婚錢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梁。護險墻。之制畢備。纔費。婚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耻。吏爲好衣閒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庫藏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奸弊。而門吏

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
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
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
俾徑至務。復減正稅。後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違僻
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歧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
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
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去我輩
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
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
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弼之。又減鈔錢。罷比較。
不遣入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
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還廉給之。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
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欽福錫民一章以
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
中或爲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
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
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飢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
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
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
流品嘗白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
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禱其應
有請於先生乃除壘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荆門
亦早先生每有祈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

著。既。踰。年。筭。簿。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
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
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
公。必。大。嘗。遣。人。書。有。曰。荆。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

陸子學譜卷之四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陸川麗 嶼校

友教

史記儒林傳稱七十子之徒。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所謂大小。就其位遇言之也。陸子之學。未嘗大展其澤之所及。友教爲多。自朱子往復而外。國學觀摩。勅局編纂。一時聚處賢豪。若機仲元。善輦。並受切磋之益。他若尤文簡。座主也。趙忠定。呂伯恭。皆禮部同考官。當仁不讓。時有諍言。豈非直諒多聞。古之三益哉。述友教爲一卷。先生於呂伯恭。趙子直。皆中進士。時同考官也。然切磋甚至。

嘗與伯恭書云。往歲先判府寃窳。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畧申慰誠。計必微聽。某前此欲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爲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斥知爲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遊者多有聞於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並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則學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豈不待

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遊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憚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又嘗與趙子直書論吏治之弊云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汗吏黠胥頗亦劍戟鄉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嘗攻究此等頗得其力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攻須要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牆百堵調撫

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爲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爲斛。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足。算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飲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爲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獲。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獲者尚多。已獲者亦未得春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

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者。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殺折橋。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爲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世儒耻及。傳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計。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治民產。正經界。果可耻乎。官吏日以貪狠。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覓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腹削之。如恐不及。燮邦本。病國脉。無復爲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儷。而諸公皆議其不察。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爲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

胥吏見之

先生與朱元晦書云、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
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修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
奏事、何日對敝、伏想大樞素蘊、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
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
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
距敝廬兩舍而近、竇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屹然如象、名曰
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湍、垂
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畧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
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梯
階、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
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

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旁。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鶴湖。然猶兩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借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簧。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言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

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
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
萬。物。五。珠。二。寶。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
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
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
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
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
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
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
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
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
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

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舌紙筆之間也。其
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是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
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
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也。洪
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
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
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轉于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
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
足以悟疑辯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
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
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

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
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
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
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
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
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
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
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子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
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子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
旨老子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
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

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視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感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又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有利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

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邪。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已。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親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於

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
必以此等歷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
必優游詠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論也。夫
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深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
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
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
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磋之益。蓋亦甚至。獨羣
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
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
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
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兄不
以爲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先生答朱元晦第二書云。伏自夏中拜書。辱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爲駭歎。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爲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聞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倘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復。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意也。近浙間有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悻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

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幾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以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誠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其所甚可懼也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樂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矣。嗚。昔。明。言。善。議。奉。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穿。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徧。迫。其。致。辯。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黑。白。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脫。灑。

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盡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于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頹子既歿其傳頹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力

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憾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不必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

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

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沖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哉。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意。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詰訓文義者。何爲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闢命。易之

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開
闔盈虛消息長幼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金
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
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
可爲與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
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
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
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
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辨難有要領。言辭有
指歸。爲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

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况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

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根據古書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凡遠坐以直黜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執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黜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賁然示人簡矣。太極何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洩漏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徠方外等語。

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洩漏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

其第三書云。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訪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歎。新天子即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陞黜。卒多人情之所未論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怙怙然。諒不能不重勤者。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

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
其。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爲。豺。狼。蝎。蟲。之。區。日。以。益。甚。不。
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昔。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
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造。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暴。
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
以。應。辦。財。賦。爲。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
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權。支。費。浮。衍。之。
由。察。水。欲。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
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爲。大。善。若。未。能。爲。此。則。
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
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
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

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爲例。民亦視以爲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侵狹。侵者應辦爲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侵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落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爲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爲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爲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

之誅善親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親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奸度惡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害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國因爲之。械繫爲之。獲筮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爲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

聖。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下。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育。肝。
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
間。貪。饕。鳩。度。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
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歛。
槌。骨。漚。髓。與。奸。胥。指。徒。厭。吠。咆哮。其。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沒。
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
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繫。繫。如。驅。羊。劫。於。
庭。廡。械。繫。之。威。心。倖。股。倖。篝。楚。之。慘。號。呼。顛。天。壞。家。破。產。質。
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於。上。上。之。
人。或。浸。淫。聞。其。勢。驚。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
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
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

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謀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速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述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淚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先生與辛幼安書云。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爲容奸度惡之地。而飾其辭說。托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奈

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爲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愛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遇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爲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遠。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爲仁。去不善。乃所以爲善也。故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

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爲如何。今江西緊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勤。節察字無所於掩。不勝幸甚。

先生與李省幹書云。某試吏於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自湖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歧侯之平甫。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爲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爲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倘有所疑。以片紙寓諸郵筒可也。蓋先生最喜講習。或以全不講學疑之。亦過矣。

先生與李省幹第二書云。居今之時。而尚友方策。取友當世。

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救也。

先生歸自臨安。湯倉使思謙來訪。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爾歸方欲與後生說些好話。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云。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次科舉。萬一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然。只得一半篤厚之人。或三四個人。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微風俗日以敗壞。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便是風俗之宗主。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旄。

前時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曰。陸丈近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湯云。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先生答陳君舉書云。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徃徃澗絕。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浣何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數。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錮於私見。蔽於私見。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刻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界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

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驚塞以自效揚此某所不敢不勉
著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僞非尊兄尚謹望老矣之論未
敢聞也傅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
甚高非餘子比也

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屢稱傅子淵之賢因言比陳君舉自
湖南漕臺遣書幣下問來書云某老矣不復見諸事功但欲
結果身分耳先生畧舉答書因說近得傅子淵與君舉書然
好若子淵切磋不已君舉當有可望也但子淵書中有兩句
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亦爲林出

嚴松所錄又云有傳黃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時進行云荷
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
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頗欲從今近老成爲謝荆門三

益友何時尊酒話。五生先生切聞子淵與君舉切磋。又起君舉之疑。得黃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學。松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病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遠誘致諸處。後生來校學。却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爲之問駁。元吉一旦從旁忽有近省。誠无吉之善學。